



大渡河战役：红军的生死存亡之战

■张德勤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

——聂荣臻（大渡河战役指挥员之一）

回忆：“当时拾得红军行进路线图，沿途大小路里程、村落居民，注解非常详细，好似战前专人勘察一样。”红军情报全面准确，与人民鱼水情深，牢牢把握住了战略主动，战略部署思虑深远，战术执行雷霆万钧。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战争的历史是后来者研究战争、审视战争、把握战争的宝贵财富，我们只有注重加强研读战史战例，才能以史为鉴、知史明智。

审时度势，临机决策

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事情总是在起变化，周全的方案有时也难以避免要临机调整。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确实是险之又险。大渡河水势凶猛，河宽约300米，河中心水深30米，水流异常湍急，自古就是兵家谈之色变的险地。国民党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在大渡河上下游严密布防，并将船只、粮食等物资统统搜走。红军先遣队顺利渡河后，大部队渡河缺乏工具，共有3只木船（缴获的1只，在渡口下流找到2只），最多只能坐40人，往返一次需要几十分钟，几万大军如果只靠3只木船来渡河，不知要多少时日，而架桥在时间和条件上都不允许，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于5月26日中午赶到安顺场，在仔细了解了情况后，审时度势，果断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迂回距安顺场160公里的泸定桥。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决定分兵两路，红1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循大渡河左岸前进；红1军团部、2师主力和红4师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当今时代，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赢得战争就要在应变中适应战争，切实做好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预案，并在军事实践中不断完善。特别是在战场情况发生突变时，指挥员要快速反应、冷静处理，准确分析判断情况，及时调整作战方案，做好临机决策，以决策优势赢得战场主动。

以史为鉴，精心准备

强渡江河作战始终是陆军面临的一大难题。进攻方必须通过各种手段，对河流的水文、地质等情况特别是渡河点以及敌军设防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之后，方能制定正确的作战方案。1935年5月，中央红军通过彝区后，被天险大渡河挡住去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统率大军在大渡河，就是因为对背水作战、渡水作战的特殊性认识不清、准备不足，被清军围困于安顺场地区。蒋介石见中央红军走进石达开全覆没之地，狂妄叫嚣着要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其实，和72年前的石达开相比，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要严峻得多。蒋介石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并制定了把中央红军封锁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予以“根本歼灭”的作战计划。对于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毛泽东同样清楚。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召开了著名的铁厂会议，就如何突破大渡河防线做了周密部署。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不做石达开第二！中央红军过彝区时恪守民族平等政策，并深入当地老百姓家中进行耐心访查，赢得当地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为抢渡大渡河做好了先期准备。原国民党24军参谋长张伯言

兵贵神速，灵活机动

中国古代兵家讲，兵贵神速，机不可失；兵情主速，乘人之不及。恩格斯也曾指出“时间就是军队”。计划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时，中革军委果断地决定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利用敌人的错误估计，把敌军兵力较弱的安顺场作为强渡大渡河的突破口；同时另派一支小部队伪装主力红军，走宁雅大道前往大树堡，大造声势，以吸引和迷惑富林之敌，掩护主力红军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中央红军面对渡船太少的实际，决定分两路北上泸定桥。敌军也急调兵力开往泸定桥。谁先一步，谁就夺得先机。中央红军迅速作出反应：提前一天夺桥！命令由“十万火急”变成“万万火急”。28日，在红4团向泸定桥急行军的时候，对岸川军也在向泸定桥增援，红4团几乎是在与敌人隔河赛跑。雨夜行军，突然对岸增援的敌军点燃了火把，红4团领导灵机一动决定也点起火把，让敌人误以为是他们的同伙。后来对岸敌人累得不行只好宿营了，红4团还在拼命往前赶。一昼夜，红4团边打边走急行军240里！终于29日清晨赶到敌人前面到了泸定桥。兵贵神速，就是要以快制胜，最难得的是时间，最易失的是战机。现代战争首战即决战，



大渡河战役之飞夺泸定桥。油画

发现即摧毁，这就要求我们未来作战要精准计算时间、运用时间、争取时间，切实提高部队快速反应快速打击能力。

信念坚定，英勇顽强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大渡河战役，红军广大官兵凭着对中国革命的无限忠诚，发扬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激流里勇进、险路上飙升、铁索间强攻，与困难斗争、与时间赛跑、与敌人战斗。红4团急行军240里，创下了一昼夜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纪录；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当地77名船工“人歇船不歇”连续摆渡7天7夜，为夺取泸定桥赢得宝贵的时间；飞夺泸定桥的22名突击队员面对弹雨，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夺取了大桥，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神枪手”赵章成在17名勇士前进受阻的情况下，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4发4中，压制了敌人火力，为强渡大渡河立下了汗马功劳。聂荣臻曾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有敌人根本不能和我们相比的政治素质和以劣胜优的机动灵活的战术素养，特别是我军指战员那种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的牺牲精神，所以有时能绝处逢生，再开得胜之旗，重结必胜之果。从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红军不仅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人类挑战极限的奇迹，这是坚定信念支撑下精神抖擞的进军。今天，我们的物质保障相较以往有了巨大提升，但是我们的顽强意志、必胜信念不能丢，这样我们不但能在“顺境”中所向披靡，更能在“逆境”中出奇制胜。

（作者单位：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

群策集

被动锁定，原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指由于初始条件或者某些偶然因素，导致制度变迁的集群思维落入被外力所“套住”的轨道，最后被定格于效率低下、组织涣散的陷阱中难以自拔。在以“对抗”为核心的军事技术发展博弈中，如果在思想上行动上缺乏主动创造，就会导致军事技术发展“被动锁定”，这将带来极大的危险性；只有遵循军事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超越“被动锁定”，走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军事技术发展道路，才能最终获得军事博弈的胜利。

“被动锁定”的危害。率先主动进行军事技术创新的一方，往往能够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占得先机，而只是满足于跟踪锁定的一方则容易在未来军事斗争中陷入被动。在军事技术发展过程中，如果不能跳出跟踪思维，而是被“锁定”在他国发展的框架中，缺乏自己思考，盲目“跟跑”，只会白白耗费宝贵的发展资源与时间，是十分危险的。尽管技术锁定在技术发展初期能够借助技术后进国家取得一定的进展，但随着技术锁定效应的不断凸显，其次化、僵化、被动等局限性也会不断体现出来，导致整个军事技术创新体系抵潜在最优技术的采用，阻碍国家军事技术整体研发水平的提升，而且打破这样一种均衡状态的成本往往十分高昂。倘若行为主体不能够承受这样的高代价，就只能按照原有的锁定模式发展。可以说，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陷入“被动锁定”的陷阱，就会一步步踏上“被动依附”型的发展道路，无异于将国门的钥匙、登山的保险绳交到了他人之手，最终将导致严重的军事、政治、经济后果。倘若继续固守“跟跑”与“并跑”的军事技术创新思路，就会始终慢人一步，始终被人牵着鼻子走，在未来军事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

“被动锁定”的成因。军事技术发展“被动锁定”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在军事技术发展领域起主导地位，后进国家不得不进行技术锁定。为了不进则退，与军事强国的技术差距，往往不得不被动地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进行跟踪锁定，进而形成路径依赖，陷入“被动锁定”。“被动锁定”一旦形成，将会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保持对这种依赖的相对稳定性，并且对军事技术的自主研发与应用产生抑制作用，导致技术后进国家在军事技术创新领域难以实现更大的突破。二是国家内部对原有技术体系的自我锁定。由于研发成本、风险以及技术壁垒等原因，一些国家军事技术自主创新的“锐气”在渐进式发展中磨平，形成军事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思维定式与保守行为，进一步加剧“被动锁定”的问题。

“被动锁定”的超越。军事技术创新的领跑者，往往能够获得巨大的溢出效益。技术后进国家在军事技术发展过程中只有具备超前的战略视野，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才能够实现“弯道超车”。一是实行跨越式发展，即瞄准未来军事趋势，在军事技术领域提前进行

超越「被动锁定」

■黄毓森

下一代技术的创新研发。这也决定着后进国家必须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科学研判发展大势，大胆开拓创新，打破“被动锁定”的枷锁，形成新的思想冲击波，将目光着眼于未来，引向长远。二是实行军事技术的非对称式发展，即本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差异化发展原则，在军事技术发展领域上另辟蹊径，形成比较优势。钱学森在多个场合指出，“国防科技的发展不能满足于追尾巴、照镜子，而是要独辟蹊径地开拓新领域和新方向。”非对称式军事技术发展模式，有利于技术后进国家打破传统军事强国的高技术垄断，进而形成强大的后发优势。三是以基础科学发展带动军事技术创新。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动力。在进行军事技术发展“弯道超车”时，不仅要看到实行跨越式发展与非对称发展的重要性，还应充分认识到进行基础科学开拓性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基础科学领域某个点的突破，将会带动军事技术一个面的发展，帮助军事技术发展突破原有创新空间，为“弯道超车”提供难得机遇，甚至彻底颠覆原有的军事技术发展格局。

在新军事变革日新月异的时代，失去独立创新意识、自主创新能力的军队，永远无法成为新军事变革的弄潮儿。拥有持续的自主创新力才是一支军队具有长久意义的战略性能力。

料敌者胜

■邹力 万小虎

挑灯看剑

料敌者，善料敌情也。刘伯承元帅曾将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五种态势比作“五行”，“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可见准确判断敌情是打赢战争的重要环节，是制胜的关键。料敌从宽，则战有备。对敌人的任何预测都应从广泛的角度去做，以确保任何情况下，都能充分预想敌情，对任何敌情都有万全之策。俄军在格罗兹尼作战中，没有遵循“料敌从宽，预已从严”的作战原则，轻敌自大，许多将领认为，只需要朝格罗兹尼推进，便大功告成，这种态度使得俄军对敌情所知甚少，结果导致格罗兹尼之战中付出本不该有的惨重代价。面对云谲波诡的战争局势和战场态势，指挥员对敌情的判断不能出半点差池，料敌从宽，以宽求全，在战场上充分预测任何可能出现的敌情，即使可能性再小，也应加以考虑，早做防备，确保在战场上的主动。料敌于先，则战有机。作战中想要占得先机，不仅要兵贵神速，反应快捷，更要料敌于先，善抓战机机遇，先发制敌。二战中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美军瓦胡岛陆军雷达站的一名士兵在雷达上发现大批目标向瓦胡岛移动，但其上级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己方飞机的活动，以致错过料敌于先的绝佳时机，最后，出现珍珠港被偷袭的被动局面。盲目自信的主观臆断，掌握敌

情于后，是指指挥员分析判断情况的大忌，置威胁于不顾，就会在盲目乐观中成为被宰羔羊。对敌情的分析要拓展视野，既要关注敌我力量对比、装备性能优劣、作战指数高低，还要关注力量使用特点、强弱之处所在，料敌于先，在战场上捕捉敌方破绽，善择战机，制敌而不制于敌。

料敌之变，则战有法。以静制动，敌不动，则我不动，静观其变；敌一变，则我伺机而动，以变制敌。一战结束后，法国为防备德军入侵，耗巨资在其东北边境建造马奇诺防线，而在法比边界，由于阿登高地地形崎岖，法军认为德军不可能从这个方向入侵。然而，随着装甲装备和突击理论的发展，德军在阿登地区以装甲部队长驱直入，使得马奇诺防线形同虚设。正是由于法国对德军的变化一无所知，单纯克隆一战模式，不思变，结果被德军打得措手不及。未来战场上，对手的作战节奏更快，行动转换更迅速，打击方式更有效，敌情变化更为复杂。要做到料敌之变、掌控全局的难度剧增，需要指挥员用更宽广的视野观察分析问题，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及时捕捉敌可能发生的变化，精准预判分析敌情变化，因变应变，考虑应对之法，敌变我变，制敌于变。

随着战争形态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转变，战场态势感知实时多维，信息情报处理的智能高效，获取敌情的方式发生质的变化，判断敌情也由单纯的人脑思维向复杂的人机协作转变。然而，如何料敌依然是指挥谋略的重要内容，对打赢智能化战争至关重要。

不断提升战略思维能力

■卢晓东 高凯

谈兵论道

当前，风起云涌的世界新军事变革推动战争形态高速发展，对战略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拔开迷雾对战略思维能力提出的要求。战争突然爆发绝非偶然，必然是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某种条件下完成了转换，由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指挥员只有敏锐意识战争爆发的风险，方能拨开迷雾见天日，从而积极备战、不仓促应战。一是看实体更看联系。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推动战争形态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作战空间日益拓展，作战行动日益复杂、作战界限日益模糊，“战略决策、战役指挥、战术行动”的特征也越发明显。为此，指挥员应突破狭窄视野和单一思维，全面联系地看清作战体系，方能预见作战变化，赢得谋划打仗的主动。二是究现象更究本质。现代战争爆发背景复杂、态势变化复杂、行动样式复杂，战争“迷雾”越发浓厚。指挥员只有保持战略定力，透过重重迷雾看清本质，牢牢把握住战争制胜的规律，精确分析判断情况，抓住战机灵活地排兵布阵，有效处置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达成作战目的。

三是重树木更重森林。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全局去忙一些次要问题那难免要吃亏了。现代战争是全领域、全方位、全维度的“全面战争”“总体战争”，军事领域作为战争“森林”中的一片“树木”，更加需要指挥员从全局的角度思考处理问题，方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四是顾眼前更顾长远。现代战争作战力量构成多样、作战手段使用多样、作战时空变化频繁，“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效应越发凸显，这就要求指挥员具备胸怀全局、面向未来、前瞻设计的战略远见。在处理错综复杂的问题时，指挥员应有“棋局”意识，统筹兼顾，既要眼前“妙手”更要未来“胜局”。

多手段拓展战略思维能力培养的途径。“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的备战原则，告诫我们想要“伐敌制胜”，就必须“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为此，战略思维必须在自身具备较为完备的知识结构体系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磨砺方能锻造。一是在战争案例中培塑历史底蕴。战略思维不可能在脱离实践案例中培养出来，必然是在研究大量战争案例、分析作战经验中逐渐磨砺出来。虽说下一场战争不是上一场战争的翻版，但如果连过去都不了解如何掌控未来。

“魔鬼都在细节之中”，应精读细研古今中外的经典战例，从宏观到微观、从战略到战术各方面对战争有一个全面深入了解，进而从细枝末节中发现规律、汲取营养，才能既得“树木”又获“森林”；在实战实演实训的过程中，在解决各类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塑造战略思维能力。二是在理论学习中增加知识储备。军事理论是集数学、物理学等技术科学、哲学、政治学等人文科学于一体的交叉学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信等技术不断催动着战争形态、作战样式的发展，改变着对战争的感知的判断。指挥员应加强学习和理论研究，既要突出军事理论，又要涉猎科学技术、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相关知识，不断跟踪和掌握前沿技术，增加自身知识储备，提升研究层次，强化战略思维能力，方能从容应对瞬息万变的“信息”海洋，夯实谋划打赢战争的理论基础。三是在跟踪战争中预见战争发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不是一成不变的，未来战争是什么样，谁都无法确知。正因如此，更须及时跟踪战争、紧盯前沿动态，以期管中窥豹。比如，叙利亚战争，俄联军在拉塔基亚省754.5高地攻坚战中，“有人+无人”的作战模式已具雏形，未来战争怎么打？武器装备如何发展？都需要在跟踪学习中，运用动态的、开放的、多维的、定量的战略思维不断预见、构想和完善。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应把握的问题。

技术好掌握，思维难掌握。战略思维是在丰厚底蕴积淀上的理性推断和直觉感知。“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培养战略思维能力必然是一项体系工程，不可能走捷径一蹴而就。必须了解战略思维实质、构建完备的学习体系方能事半功倍。一要把握战略思维精髓。战略思维能力是见小知著、高瞻远瞩、统揽全局的能力，应站在国家高度、政治高度思考、处理战争问题。应具识大局、谋大局的意识，善于抓住重要问题、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关系，前瞻性、预见性地谋划决策，做他人没有想到的事，用创新的观点反刍惯性问题。二要构建完备学习模式。战略思维能力取决于战略文化底蕴。指挥员应加强战略文化的系统学习，把军事领域文化、科学技术文化、制度体制文化、意识形态文化、历史传统文化等作为整体来学习思考，常以战略高度、战略角度来看待思考新知识新问题，用经验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等方法对战略思维进行加强。三要精于“复盘”内化习惯。面对战略“大棋局”，要想成为最出色的棋手，就要养成“复盘”的良好习惯。应把每一次的案例研究、事件构想、模拟推演都当成下一盘棋，不断“复盘”自己的思维过程，反思不足、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改进提高，通过不断“复盘”练习，内化战略思维习惯，从而提升战略思维能力。